时光容器

后　滩

奚美娟

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之前，估计没有多少人知道黄浦江边上有个叫“后滩”的地方，更谈不上对它有所了解。对于闻名于世的大上海来说，它实在是太不起眼了。也许只是千百年来的滚滚红尘中，被冲刷洗漏下来的一堆小沙石，顽强而悄悄地蛰伏在黄浦江南边的转弯处。歇息时，偶尔望一眼江对岸雄伟壮观的江南造船厂，那些高耸入云的烟囱，那些来来往往的大小轮船，有着些许后滩人理解中的欣欣向荣，心里便有了对生活的期盼。在几乎没有声息的日常里，喝着黄浦江的水，日夜辛勤的劳作，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繁衍着、养育着自己的子女。岁月流淌，后滩的子民们，千回百转地与其他区域的上海人一起创造了上海的辉煌业绩。在他们的岁月里，既保留着这片土地上原住民的朴素传统，也在黄浦江水时不时泛上来的点点滴滴中，接受着沉淀杂交的近代文明。

我的母亲就出生在上海的后滩。我的外婆家和世代生活在那儿的普通上海人家一样，都是靠几代人的努力付出，建立起自己的宅邸家园，有一份刚刚好的生活。母亲原本有五兄妹，她是老三，上有哥哥姐姐，下有两个弟弟。后来姐姐因病去世。哥哥参加过新中国成立前夕的进步学生运动，还在外公开的后滩江边小杂货店里，帮助过地下交通站传递消息，和他的伯父及堂兄，在一位中共地下党人的指导下，为解放上海做过微薄的贡献。但他的命运不佳，早早地献出了年轻的性命。这自然是后话。这以后，我母亲就成了家里的老大，只粗粗识了几个字，就开始进入工作的人生，帮助外公外婆持家并辅助两个兄弟。好在我外公除了家里开的小杂货店外，在市里还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使得一家人在后滩这块土地上，耕读劳作，生生不息。

随着母亲出嫁，我和弟弟妹妹相继出生，后滩就成了我们的外婆家，也和我的人生有了血脉相连的黏合。20世纪60年代，从我家去后滩的外婆家，有两个方向可以走。一个方向是从上南路我家，走一站路到浦东南路的大道站，然后坐公交车往西，到当年的耀华玻璃厂前一站下车，再步行往北走。下车后往北的这条路，是没有交通工具的乡间小道，中间要路过两个生产队和一些自然村落，还有沿途的河塘、小桥、农田，最后穿过一个小学，沿着小学墙边再往北走一段路，走到黄浦江附近的那个村落，就到了外婆家。另一个方向是，从上南路我家那个车站，坐两站公交车往北至上钢三厂的三号正门下车，然后进去，穿过整个从东到西的厂区大道，以及沿途的各类车间。在上钢三厂的厂房里面，还套着一个章华毛纺厂，是新中国成立前就有的老企业，也是那个年代上海纺织行业中小有名气的企业，我母亲就在那里上班。在我小时候的眼里，上钢三厂简直是一个巨型企业，且厂中还有厂，它共有9个门进出。我们去外婆家，要从三号正门进去，经过工厂里的大道、车间，绕过章华毛纺厂，再走到最靠东边的九号门，才算走出了上钢三厂的厂区。出了九号门，再绕过一道堆满了废钢铁的土路，便是黄浦江边的那条高高宽宽的土筑堤坝。走在堤坝上，右边就是黄浦江，左边堤坝下，就是外婆家所在的那个古老村庄。

小时候，总觉得外婆家就像是依偎在黄浦江边的一个角落里，遥远又寂静。读小学时有那么几次，我一个人走到后滩，身上带着母亲在市场上用高价买的粮票和油票，让我送到外婆家接济舅妈。上钢三厂的正门，只有家在后滩或后滩有亲戚的人，才能得以通过。每次穿厂而过，我都会很紧张，半空中厂车隆隆而过时，我总会紧张地躲在一边，迟迟不敢迈步，但心里又向往到外婆家玩。尤其是暑假里，可以在大人们的带领下，去黄浦江边的浅滩上洗衣、玩水、游泳。或在粗大的木排上走到江的深处，随着浮在水上的木排的微微摇晃，感受身心似乎要飞跃的快感。

后滩的外婆家那一方小小的家园，因临江而居，无处可退，世世代代的本地居民，靠着勤劳与智慧的生存之道，倒也有了世代沿袭而来的文化与民生。印象中，那儿的人家都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我的两个表妹，在学校里读书时因成绩出色，都相继跳过级，于是左邻右舍会默默以此为榜样。我前面说到小时候去外婆家，会路过一所小学，其实那原本是一处乡绅的私人宅邸，里面套着几进高墙大院，是我小学同班一位女同学的外婆家。后来他们家把大部分房屋献出来办起了这所小学，只留了一小部分作居家所用。这位同学的父母也都在章华毛纺厂工作，小学期间，我们经常结伴去后滩的外婆家玩耍。

虽然在表面上，后滩这个小小家园当年寂静得无人知晓，似乎要被遗忘，但事实上，后滩历来有着开阔的襟怀，在后滩的居民中，除了上海本地的原住民，还有一部分是历史上从外埠的江苏等地，撑着木排从长江而来，再进入黄浦江，然后顺流拐到转弯处的后滩，天长日久，他们在后滩江边的滩涂上慢慢聚集，落地生根，成了与后滩的本地居民和睦相处的早期移民一族。我表妹有好几个同学，都是后滩早期移民的后代，他们生活中各自在家里说着家乡的语言，但在学校里，又和上海人一样讲上海话。久而久之，移民的后代们又形成了一整套上海人的生活方式。反之，我的表妹们以及当地居民，也在与他们的日常接触中，学会了由移民们带来的方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语言风格，很是鲜明。他们能随着日常生活的需要，随时切换家乡话与上海方言，这在我小时候对外婆家的记忆里，是一道很特别的人文景观。后滩，本来只是蛰居在黄浦江一隅的小家园，竟然能敞开胸怀接纳一批批移民在此地生根开花，不能不说这是后滩世世代代背靠着辽阔的大浦东平原，迎面接受的是浦江文明铸就的善良与开阔，在这块土地的血脉气质，多少年来，就已经不再拘泥于本土本乡的小格局了。

由于后滩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尽管开发浦东的号角此起彼伏，浦江边上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但那潮起潮落的五彩浪花，始终没有飞落到后滩居民的实际生活里。直到第41届世界博览会决定在上海举办，后滩才被纳入拆迁改造的快速通道。那几年，有许多亲戚朋友搬入了浦东新区的世博家园，住上了整洁敞亮的新居。

记得10年前，世博会召开前夕的某一天，我驱车行驶在卢浦大桥上，猛然在前方的一个路牌上，看到了“后滩”两个字。那一瞬间，我的内心真像是被电着了一般，在车内情不自禁地欢呼了起来。后滩，这个世代隐藏在大上海圈内其貌不扬的小角落，终于有一天，在世界博览会的荣耀中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如今，随着浦东开发的步步深入，它又和前滩相接，出现了一个又一个地标性的文化建筑，继早期的后滩湿地公园后，上海大歌剧院等也将相继在此脱壳而出。

上海浦东这几十年的发展变化，可以说是日新月异，改天换地。我们见证的也许只是历史的一瞬间，但它实实在在改变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实现了几代人的梦想。儿时后滩的外婆家，如今虽然已经没有了以往的模样，但它的人文景观，外婆曾带着我和表妹们，在黄浦江边的木排上洗衣劳作的样子，以及点点滴滴的生活常态，就像一个历史的画面，更像看在眼里的景、读在心里的书，定格在胸中就永远不会移动了。

谨以此文，纪念上海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

追忆

《寒夜》与巴金的签名

钱　虹

那是30多年前的事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正在华东师范大学跟着钱谷融教授攻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由于编选了近80万字的《庐隐选集》并获得出版，对女作家庐隐和文学研究会其他作家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其中之一就有作家王鲁彦。王鲁彦的小说《柚子》《菊英的出嫁》等，因强烈的人道主义关怀、细致的风俗描写和浓郁的乡土气息，在五四新文学史上成为“乡土文学”代表作之一。但长期颠沛流离的动荡生活，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他不幸染上了肺病，1944年夏天病逝于桂林。出于对他的崇敬之情，我辗转结识了尚健在的王鲁彦的夫人——覃英老师和他们的儿子王恩琪。渐渐地，我们成了忘年之交，我知道了巴金与王鲁彦一家人之间长达50余年的情谊。

1945年冬，巴金开始动笔写作《寒夜》。后来他在《关于〈寒夜〉》中，详尽地描摹了主人公汪文宣的几位人物原型。其中提到“第二位是另一个老友王鲁彦兄。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我没有认真地给他援助。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他的声音已经哑了，但他还拄着手杖一拐一拐地走路，最后听说他只能用铃子代替语言，却仍然没有失去求生的意志。他寂寞凄凉地死在乡下……”。巴金在痛惜老友离去的同时，诚恳检讨着自己。

1985年2月中旬，我突然接到了覃英老师的电话。她知道我这时已完成了《〈寒夜〉悲剧新探》和《论汪文宣——〈寒夜〉人物谈之一》两篇论文。她在电话里说：“你很想见见巴金吧？年初三，我和恩琪去给巴老拜年，带你一起去。怎么样？”我喜出望外。她把约定见面的时间、地点告诉了我。挂了电话，我在挂历上的22日（年初三）这一天作了个大大的标记。

到了这一天，上午9点半之前，我赶到武康路巴金家门口。那天是个冬日里难得的大晴天。我与覃英老师母子会合后，覃英老师按响了老朋友家的门铃。来开门的不是别人，竟是巴老本人！那时候，他虽已年过八旬，且帕金森病使他双手发颤，但行动还算比较自如。他和覃英老师紧紧地握手，足足有几分钟。所有对老友鲁彦及其夫人的“愧悔”与关切，尽在握手中。接着，他又与恩琪握了手。覃英老师对巴老说：“今天我还带了个小朋友来看你。她叫钱虹，是华东师范大学的研究生，研究现代文学的。”巴老用浓重的四川话连说：“好！好！”也跟我握了手。

巴老请我们到客厅坐下，和覃英老师相谈。巴老的话不多，偶尔问几句，也都是家常话。他问了覃英身体怎么样，儿子的工作问题解决了没有，生活上有没有困难等等。他的四川口音很重，说话并不怎么流利，但话中绝无敷衍虚伪的客套，宾客都觉得亲切和自然。他说：有时也很想出去走走，见见老朋友。无奈现在活动太多，身不由己，而且身体也差了，写字手也抖，要抓紧时间写点文章，以免愧对读者。那天，太阳照在巴老家的客厅里，暖融融的，让人有一种陶醉的感觉，我原先的一点拘谨很快就消失了。

后来，巴老听覃英老师说我写了《寒夜》的研究论文，便说：“不要忘记那个黑暗的时代啊！那个时代，人没有出路。好人也给逼得走投无路啊！”我连连点头。这时似乎又有客人来拜访。覃英老师提醒我：“你不是想请巴老给你签名吗？快拿出来呀！我们一会儿就走。”我赶紧从书包里取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寒夜》，请巴老给我签名。巴老拿起墨水笔，用他有些颤抖的手，在书的扉页上写下了“巴金　八五年二月廿二日”。

我一直珍藏着巴老亲笔签名的这本《寒夜》。每逢我给学生上“中国现代文学史”课讲到“巴金”一章时，总会把这本书连同巴老的亲笔签名让台下的年轻学子们传阅，让他们从巴老遒劲有力的签名中感受他人格的伟大和他那些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文字的魅力。

岁时笺

飞花若梦

李新勇

岁月如此坚硬，季节如此松软。春风带着狂草的章法，于不经意间，在金盏菊、迎春、茶花、各色玉兰锦簇成团的芬芳中，将属于这个季节的心情纷然乍泄。

紫燕的歌声联通了二十四节气的脉络，将大自然的序幕徐徐拉开，立春、雨水、惊蛰、春分，犹如敲响了一个个奔腾有序的鼓点。许多年过去了，鼓点和鼓点的节奏从来没有改变，改变的是岁月，是与岁月相依相伴的时间，它苍老了多少意气风发的翩翩少年。只是，那桃花依然红着脸颊在春风中微笑，杏花却不仅仅粉在烟雨蒙蒙的江南，梨花白了回响着红娘木屐的院落，翻飞的纸鸢拽着遥远苍穹的湛蓝。

在这个季节，且不要去说那些名副其实的花了，就连新长出的树叶，都那么色彩明丽，带着令人赏心悦目的柔软和光泽，把整个世界装扮一新。

多么希望这样的美景，能跟我们长期相伴。可一场春雨，在洗净浮尘的同时，也洗落了满枝繁华。昨日妩媚妖娆不再，昨日落英缤纷不再。仿佛做了一场春梦，梦中事遂人愿、甘美畅达，睁开眼睛，便浮华过眼，了无痕迹。这多少令人有些遗憾。自古以来，那一场场具有转折意味的春雨，催生了多少懵懂少年的无端忧伤，又令多少伤春感怀的文人雅士，写下一首首缠绵婉约的动人诗篇。

不过，人类附加给春天的文字，都与春天本身无关。大自然从未有老去的时候。老去的，是深陷时间漩涡的你我，尤其是我们的心态。花开有花开的快乐，花谢有花谢的洒脱。去留无须谁来牵挂，一切都顺其自然。繁花过后，还有绿叶呢。倘若是果树，枝头上，就该有青青的细果子了。

每一个春天都是崭新的。在这崭新的春天，一切都欣欣向荣，繁花谢后，满眼新绿。线条分明的房屋因为新绿，多了许多和谐的情调，枝上鸟鸣清脆，穿梭于绿荫下的行人，说话的声音、举止穿着，都跟季节那么协调。道路因为新绿，增加了无限丰富的色彩，再笔直单调的路，也变得柔和起来。春天的新绿，连楼房根部那一小撮泥土都不放过，离离落落，长上一片。

春光无处不在，青翠无处不在。飞花是春天的开始，揭开季节的全部。

午后阳光（油画）　钟海虹

综合

遗失声明

上海津海广告公司遗失原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　失

▲王万春遗失东方早报记者证(B31000955000368)，声明作废。
▲韩雨亭遗失东方早报记者证(B31000955000565)，声明作废。
▲宁希巍遗失东方早报记者证(B31000955000130)，声明作废。
▲胥辉遗失东方早报记者证(B31000955000413)，声明作废。

TV 电视节目预告

5月21日　星期四

东方卫视
12:32 连续剧:精英律师(1-6)
19:34 连续剧：我的金山银山(25、26)
21:20 全国两会特别报道
23:12 派出所的故事

新闻综合频道
12:33 媒体大搜索
13:05 连续剧:奔腾岁月(27-31)
18:30 新闻报道 新闻透视 观众中来 天气预报
19:15 连续剧:猎人(39、40)
21:00 法制特勤组：监护人证明怎么开:兄弟间的心结
22:32 连续剧：真爱的谎言之破冰者(38、39)

东方影视频道
13:18 连续剧:忠诚卫士(18-24)
18:58 连续剧:遇见幸福(18-23)
23:55 连续剧:皮影(23、24)

五星体育
14:15 2016欧锦赛E组第1轮(爱尔兰-瑞典)
15:20 2020 那不勒斯半程马拉松集锦
16:05 2020ONE冠军赛新加坡站
19:30 G品篮球
20:00 21世纪21经典-2014澳网女单决赛（李娜-齐布尔科娃）

央视一套
13:13 电视剧:有你才有家(46、47)
14:50 专题节目
20:06 电视剧:花繁叶茂(21、22)
22:38 专题节目
23:31 电视剧:最美的青春(3、4)

央视三套
12:01 越战越勇
14:30 综艺喜乐汇
21:00 艺术人生 我的艺术清单
22:00 艺览天下

央视五套
12:35 争朝夕 图更强-2019世界举重锦标赛男子67公斤级、男子81公斤级决赛
14:33 2019-2020斯诺克威尔士公开赛半决赛
18:35 2019击剑世锦赛女子重剑团体决赛
19:35 无畏征途 迈向胜利-2019女排世界杯(中国队-俄罗斯队)、(中国队-日本队)
22:00 2020一场比赛-星耀金杯-1996英格兰欧洲杯决赛(捷克-德国)
23:30 2019男篮世界杯第2阶段小组赛J组(西班牙-意大利)

央视六套
11:42 故事片:照相师
13:43 故事片:方世玉与洪熙官(中国香港)
15:32 故事片:厨子戏子痞子
18:05 故事片:我为你牺牲
20:15 故事片:中国机长
22:21 译制片:24周(德国)

央视十一套
11:55 影视剧场:海棠依旧(6、7)
13:36 京梆两下锅:红鬃烈马
16:24 影视剧场：正阳门下小女人(21、22)
18:41 梨园周刊
19:30 京剧:战濮阳
21:05 京剧:飞虎峪
21:46 影视剧场:破冰行动(24-26)

电视节目预告仅供参考
以电视台当天播出为准

他俩恋爱约在球场

钟南山总是忙碌，过了花甲之年依然很少在家，回到家说得最多的话就是累。李少芬并非没有怨气，两个人为此多次争吵。她不奢求夫妻双双一起出游，哪怕他能陪伴一下自己，她也满足了。但是，吵过之后又怎么样呢？他依然还是忙。

李少芬也是有性格的人，她遇事敢作敢为，但为人又内敛，温文尔雅。她不喜浮华，不喜抛头露脸，只想要安宁平静的家庭生活。丈夫出名后，很多记者希望采访她，李少芬从来都是拒绝的。她不喜欢跟记者打交道，更不愿意因为丈夫的原因接受采访。

钟南山对她满怀歉意，他并非不知道妻子需要陪伴，他也挂念着她。李少芬的身体是他最关心的，每次体检，他都要认真研究她的体检报告。但是，病人性命堪忧之际，他如果在家不管，他的心无法安宁。

李少芬并非不理解钟南山，没人比她更了解他。她只是一时情绪冲动，克制不了。习惯了，后来她只要他平安回家就好。

他俩的缘分仿佛是上天注定的。钟南山的姨婆和李少芬的姑婆，她们终身未嫁，从年轻直到晚年都生活在一起。一个是医生，一个是钢琴师。李少芬被国家篮球队招收后，经常来看望姑婆。钟南山考上北京医学院，也来看望当医生的姨婆。李少芬是广东花都人，两人都来自广东，都痴迷体育，他乡遇知己，只能说良缘天赐。

很快他们就走得很近了，情投意合，互诉衷肠。别人恋爱总是花前月下，他俩恋爱却经常约在球场。钟南山绕足球场跑步，她陪着他跑，累了她就看着表给他掐时间。

大三的时候，钟南山参加北京市高校运动会，摘取了400米栏的桂冠。他被北京体委看中，抽调到北京市集训队训练，准备参加第一届全运会。选拔赛开始了，他却没被选上。本来满怀信心的他，被兜头浇一盆凉水，以他不服输的性格，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这算是他人生的第一个挫折吧。

李少芬安慰他，鼓励他，相信他一定能行！钟南山决心向自己挑战。两个人一起寻找失败的原因，特别是找到如何取胜的方法，那就是发挥好钟南山的爆发力。

结果他赢得了最后的选拔赛。1959年9月，在首届全运会上，钟南山以54.4秒的成绩打破了400米栏的全国纪录！1961年，他还获得了北京市十项全能亚军。

李少芬是国家篮球队运动员，钟南山也喜欢打篮球。她爱说篮球队的事，说比赛的体会，他什么都爱听，两个人有说不完的话。打篮球让他们的配合越来越默契，无须任何语言。

他们互相监督，互相鼓励，强化训练。两个人一起流下的汗水不知有多少。汗水就是他们轰轰烈烈的热恋。

浪漫的时候，也会在寂静的晚上，或是公园僻静的一角，花前柳下，响起钟南山悠扬的黑管声。苏联歌曲《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是他们共同的喜爱。两个人谈论文学，谈得最多的也是苏联作家的作品。钟南山主修俄语，了解苏联的历史文化。李少芬到过苏联，接受过苏联篮球专家的培训，有关苏联的情况她喜欢问他，两人总有聊不完的话题。他风趣幽默，还经常带她参加学校的舞会，兴奋时他引吭高歌。李少芬喜欢钟南山身上的那股活力和倔劲。

李少芬由养母带大。亲生母亲在上海生活。兄弟姐妹中，李少芬年龄最小，她一出生就过继给了养母。养母一直没有结婚，和另外一个亲属——两位老姑婆相互陪伴了一生。李少芬小时候爱弹琴、打球，十五岁时，被中央体育学院选中，录取去了国家篮球队。养母当时想了很久，不太想让她去，后来想到不去没有前途，就答应她了。

他们都是事业型的人，李少芬担心结婚影响她运动员的生涯，钟南山上进心极强，他们苦恋了八年才结婚。新房是国家体委一间十平方米的房间，里面摆设十分简陋，但两个人过日子，有个自己的小天地就非常甜蜜了。

从一开始，他们就是聚少离多。李少芬集训和出国比赛把时间排满了，为了洗刷“东亚病夫”的耻辱，每个人都得奋发图强。结婚不久，钟南山就下乡去了山东的乳山。他回北京，李少芬调回了广东，从此，夫妻分居了六年。一年难得有一次相聚的机会，他们深深体会到了牛郎织女的苦与甜。

到了不惑之年，钟南山又去英国留学了。在英国两年时间里，两人只能靠书信联系。

但是，那时的忙碌要是比起现在，就是小巫见大巫了。钟南山现在忙得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但他一直坚持锻炼，哪怕临睡前有十分钟的空闲时间，他也要在跑步机上跑一跑。这时候两个人就有了说话的机会，钟南山会一边跑步一边和妻子说说话。

钟南山病倒在家，李少芬当起了守门神，不管什么事她都不准钟南山出门了。除了钟南山的领导，也不让别人来看他，只有护士每天来打针。所有电话也不让他接了。有领导打来电话问钟南山去了哪里，她推说出差了。她亲自下厨，煲了粥和汤，做一些容易消化的菜肴，端给他吃。

儿子也回来了，陪在爸爸身边。他子承父业，成了著名的泌尿外科专家，国家级百千万人才。他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任教授，带博士。他热爱体育，特别爱打篮球。像钟南山敬佩父亲一样，他也非常崇敬自己的父亲。

在夫人的精心照料下，钟南山两天后就退了烧。再复查胸片，肺部阴影也消失了。他露出了笑脸。他的判断是对的，自己感染非典的可能性小，非典病人呼吸很困难，而他症状不明显。在给自己开药时，打吊针他选了普通的抗生素。那时，治疗非典病人已经显示了大剂量的抗生素没有疗效。通过自身的治疗，再一次证明非典不是普通的肺炎。传统治疗必须放弃。

（十二）　连　载